

白金的女体塑像

穆时英著

现代文学名著
原版珍藏



著 穆时英

像塑體女的金白

版 圖書代第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現代創作叢刊

17



白金的女體塑像

穆時英 著

現代書局 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金的女体塑像 / 穆时英著. —影印本. —上海:

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5. 1

(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)

ISBN 978-7-5458-1010-3

I. ①白… II. ①穆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现代 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7305 号

白金的女体塑像

穆时英 / 著

责任编辑 / 邓小娇

技术编辑 / 丁 多 装帧设计 / 郦书径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ewen.co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875 字数 180,000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010-3 / I.292

定价: 16.00 元

自序

人生是急行列車，而人並不是舒適地坐在車上眺望風景的假期旅客，却是被強迫着去跟在車後，拚命地追趕列車的職業旅行者。以一個有機的人和一座無機的蒸汽機關車競走，總有一天會跑得精疲力盡而頹然倒斃在路上的吧！

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到鐵軌上，一面回顧着從後面趕上來的，一小時五十公里急行列車，一面用不熟練的脚步奔逃着的，在生命的底線上遊移着的旅人。二十三年來的精神上的儲蓄猛地崩墜了下來，失去了一切概念，一切信仰，一切標準，規律，

價值全模糊了起來；於是，像在彌留的人的眼前似地，一想到『再過一秒鐘，我就會跌倒在鐵軌上，讓列車的鋼輪把自己輾成三段的吧』時，人間的歡樂，悲哀，煩惱，幻想，希望……全萬花筒似地聚散起來，播搖起來。在筆下就漏出了收在這本集子裏邊的，八篇沒有統一的風格的作品。爲了紀念自己生活上的變遷，我把這八篇零落的東西彙印了。

一九三四，五月，卅一日。

白金的女體塑像

外七篇

目次

自序

白金的女體塑像

父親

舊宅

百日

本埠新聞欄編輯室裏一札廢稿上的故事

街景

空閑少佐

PIERROT

一八五

一三六

一三三

一四

一六

一五

二〇

一

白金的女體塑像

六點五十五分，謝醫師醒了。

七點：謝醫師跳下牀來。

七點十分到七點三十分：謝醫師在房裏做着柔軟運動。

八點十分：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，中年的獨身漢從樓上走下來。他有一張清癯

的，節慾者的臉；一對沉思的，稍含帶點抑鬱的眼珠子；一個五尺九寸高，一百四十二磅重的身子。

八點十分到八點二十五分：謝醫師坐在客廳外面的露臺上抽他的第一斗板煙。八點二十五分：他的僕人送上他的報紙和早點——一壺咖啡，兩片土司，兩隻煎蛋，一隻鮮橘子。把咖啡放到他右手那邊，土司放到左手那邊，煎蛋放到盤子上面，橘子放在前面，報紙放到左前方。謝醫師縐了一縐眉尖，把報紙放到右前方，在胸脯那兒劃了個十字，默默地做完了禱告，便慢慢兒的吃着他的早餐。

八點五十分，從整潔的黑西裝裏邊揮發着酒精，板煙，炭化酸，和咖啡的混合氣體。謝醫師，駕着一九二七年的 Morris 跑車往四川路五十五號診所裏駛去。

「七！第七位女客……謎……？」

那麼地聯想着，從洗手盆旁邊，謝醫師回過身子來。

窄肩膀，豐滿的胸脯，脆弱的腰肢，纖細的手腕和腳踝，高度在五尺七寸左右，裸着的手臂有着貧血症患者的膚色，荔枝似的眼珠子，詭祕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輝，冷靜地，沒有感覺似地。

（產後失調？子宮不正？肺癆，貧血？）

「請坐！」

她坐下了。

和輕柔的香味，輕柔的裙角，輕柔的鞋跟，同地走進這屋子來，坐在他的紫薑色的板煙斗前面的，這第七位女客穿了暗綠的旗袍，腮幫上有一圈紅暈，嘴唇有着一種焦紅色，眼皮黑得發紫，臉是一朵慘淡的白蓮，一副靜默的，黑寶石的長耳墜子，一隻靜默

的，黑寶石的戒指，一隻白金手鐲。

「是想診什麼病，女士？」

「不是想診什麼病；這不是病，這是一種……一種什麼呢？說是衰弱吧。我是不是頂瘦的，皮膚層裏的脂肪不會缺少的，可以說是血液頂少的人。不單臉上沒有血色，每一塊肌膚全是那麼白金似的。」她說話時有一種說夢話似的聲音。遠遠的，朦朧的，淡漠地，不動聲色地訴說着自己的病狀，就像在訴說一個陌生人的病狀似的，却又用着那麼親切委婉的語調，在說一些家常瑣事似的。「胃口簡直是壞透了，告訴你，每餐祇吃這麼一些，恐怕一隻雞還比我多吃一點呢。頂苦的是晚上睡不着，睡不香甜，老會莫名其妙地半晚上醒回來。而且還有件古怪的事，碰到陰黯的天氣，或太綺麗了的下午，便會一點理由也沒有地，獨自個兒感傷着，有人說是虛，有人說是初期肺病。可是我怎麼敢相信呢！我還年青，我需要健康……」眼珠子猛的閃亮起來，可是祇三秒鐘，馬上

又平靜了下來，還是那麼詭秘地，沒有感覺似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輝，聲音卻越加朦朧了，朦朧到有點含糊。「許多人勸我照幾個月太陽燈，或是到外埠去旅行一次，勸我上你這兒來診一診……」微微地喘息著，胸側湧起了一陣陣暗綠的潮。

（失眠，胃口呆滯，貧血，臉上的紅暈，神經衰弱；沒成熟的肺癆呢！還有性慾的過度亢進；那朦朧的聲音，淡淡的眼光。）

沉澱了三十八年的膩思忽然浮蕩起來，謝醫師狠狠地吸了口煙，把煙斗拿開了嘴道：

「可是時常有寒熱？」

「倒不十分清楚，沒留意。」

（那麼隨便的人！）

「晚上睡醒的時候，有沒有冷汗？」

「最近好像是有一點。」

「多不多？」

「噯……不像十分多。」

「記憶力不十分好？」

「對了。本來我的記憶力是頂頂好的，在中西念書的時候，每次考書，總在考書以前兩個鐘頭裏邊才看書，沒一次不考八十分以上的……」喘不過氣來似的停了一停。

「先給你聽一聽肺部吧。」

她很老練地把胸襟解了開來，裏邊是黑色的襖裙，兩條繡帶嬌慵地攀在沒有血色的肩膀上面。

他用中指在她胸脯上面敲了一陣子，再把金屬的聽筒按上去的時候，祇覺得左邊的腮幫兒麻木起來，嘴唇抖着，手指僵直着，莫明其妙地祇聽得她的心臟，那顆陌生的

的，詭秘的心臟跳着。過了一回，才聽見自己在說：

「吸氣！深深地吸！」

一個沒有骨頭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兒的膨脹着，兩條繡帶也跟着伸了個懶腰。

又聽得自己在說：「吸氣！深深地吸！」

又瞧見一個沒有骨頭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兒的膨脹着，兩條繡帶也跟着伸了個懶腰。

一個詭秘的心劇烈地跳着，陌生地又熟悉地。聽着聽着，簡直摸不準在跳動的是自己的心，還是她的心了。

他歎了口氣，豎起身子來。

「你這病是沒成熟的肺癆。我也勸你去旅行一次。頂好是到鄉下去——」

「去休養一年」她一邊鈕上扣子，一邊瞧着他，沒感覺似的眼光在他臉上搜求着。「好多朋友，好多醫生全那麼勸我，可是我丈夫拋不了在上海的那家地產公司，又離不了我。他是個孩子，離了我就不能生活的。就爲了不情願離開上海……」身子往前湊了一點：「你能替我診好的，謝先生，我是那麼地信仰着你啊！」——這麼懇求着。

「診是自然有方法替你診，可是……現在還有些對你病狀有關係的話，請你告訴我。你今年幾歲？」

「二十四。」

「幾歲起行經的？」

「十四歲不到。」

「早熟！」

「經期可準確？」

「在十六歲的時候，時常兩個月一次，或是一月來幾次，結了婚，流產了一次，以後經期就難得能準。」

「來的時候，量方面多不多？」

「不一定。」

「幾歲結婚的？」

「二十一。」

「丈夫是不是健康的人？」

「一個運動家，非常強壯的人。」

在他前面的這第七位女客像浸透了的連史紙似的，瞧着馬上會一片片地碎了的。謝醫師不再說話，儘瞧着她，沉思地，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過了回兒，他說道：

「你應該和他分牀，要不然，你的病就討厭。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」

她點了點腦袋，一絲狡黠的羞意靜靜地在她的眼珠子裏閃了一下便沒了。

「你這病還要你自己肯保養才好；每天上這兒來照一次太陽燈，多吃牛油，別多費心思，睡得早起得早，有空的時候，上郊外或是公園裏去坐一兩個鐘頭，明白嗎？」

她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，沒聽見他的話似地；望着他，又像在望着他後邊兒的窗。

「我先開一張藥方你去吃。你尊姓？」

「我丈夫姓朱。」

（性慾過度亢進，虛弱，月經失調！初期肺癆，謎似的女性應該給他吃些什麼藥呢？）
把開藥方的紙鋪在前面，低下腦袋去沉思的謝醫師瞧見歪在桌腳旁邊的，在上的網襪裏的一對脆弱的，馬上會給壓碎了似的腳踝，覺得一流懶洋洋的流液從心房裏噴出來，流到全身的每一條動脈裏邊，每一條微血管裏邊，連靜脈也古怪地痒起